

cmchao / December 21, 2017 09:02AM

[唱了一輩子 不被理解的人——胡德夫專訪](#)

唱了一輩子 不被理解的人——胡德夫專訪

文金其琪 (特約記者) 攝影林佑恩2017.12.18

友善列印

胡德夫的歌越唱越遠了，下一站是南極。

這個從台東大武走到台北來唱歌的原住民歌手已經68歲，最近十年在商業上的走紅，讓他獲得越走越遠的機會，例如這個即將出發的南極之行。這是一間中國公司贊助的計劃，要讓他站在南極的遊輪上，唱他人生第4張專輯的新歌，還要利用網路平台對中國歌迷做直播。

這張名為《時光》的新專輯，收錄了他逝去老友的遺作，包括音樂家李泰祥和詩人周夢蝶，還會有同名簡體書籍同步發行。在此之前，他已經出版了《匆匆》、《大武山藍調》和《芬芳的山谷》三張專輯，其中《匆匆》拿到多個金曲獎獎項。

一力擔任他專輯製作人、經紀人的郭樹楷，幫他在中國大陸找到了龐大的聽眾群和民謠同好者，這些人包括記者白岩松、柴靜，和音樂人汪峰、周雲蓬、馬頔。對台灣民歌運動充滿好奇的中國大學生們，擠在演奏廳的走廊上聽他演講，四、五百人坐在南京「先鋒書店」，一場簽售就買完了他的第一本簡體書《我們都是趕路人》。

可在花團錦簇中，胡德夫卻因持續地流浪、經常不被理解，顯得尷尬與寂寞。

11歲時，哥哥帶他坐朝發夕至的火車從台東到淡水，成為他離鄉的開始。成年後，他經歷民歌運動的興起，投入原住民權益的保護中，事業、健康、婚姻幾起幾落，直到2005年的《匆匆》讓他被人記起。然而走紅，不意味著聽歌的人真的明白了歌的來處，不論在台灣還是中國。

人們總以為我只寫鄉愁

大武山是美麗的媽媽，流呀流著啊滋潤我的甘泉……。

這是胡德夫在80年代寫的歌，〈大武山美麗的媽媽〉。

「我相信有80%的歌迷都不知道，那個歌背後是為了被拐賣到都市的雛妓發聲。他們只當做是旋律優美的一首歌，在講鄉愁。」他的經紀人郭樹楷說。這首歌寫下20多年後，被收錄在專輯《匆匆》正式發行，從此成為不少流行歌手在舞台表演或是選秀節目常常翻唱的歌曲。

歌中唱著：

山谷裡的姑娘，是那麼的美麗。唱呀高興地跳，山裡的小姑娘。你是帶不走的姑娘，是山裡的小姑娘。

這是80年代，因病從台大休學、正在咖啡廳駐唱的胡德夫，注意到萬華區有不少被拐賣的原住民雛妓。他曾和夥伴一起，手持短刀救出不少雛妓，再由共同參與民歌運動的楊祖珺幫忙照顧，送這些原住民少女回鄉。

同樣是在80年代，台北的海山煤礦爆炸，死難者大多是阿美族原住民，他見到慘象，又寫出一首歌〈為什麼〉：

為什麼 這麼多人 湧進昏暗的礦坑 呼吸著汗水和污氣

轟然的巨響 堵住了所有的路

洶湧的瓦斯 充滿了整個阿美族的胸膛

這首歌誕生的同時，他也成立了「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」（下稱原權會）。

這首歌同樣也被收錄在《匆匆》專輯中，但鮮有人追問歌曲背後的意義。最受歌迷鍾愛的，總是他寫台東故鄉的歌，例如〈太平洋的風〉，歌詞裡重覆著，「太平洋的風一直在吹」。

鄉愁是他的起點，但他渴望人們明白，他不是只寫鄉愁。想念家鄉的背後，是民歌運動的催生者李雙澤在70年代對他說的：「唱自己的歌」。他於是才由唱英文歌，轉為尋找卑南族的古調。而原住民身份認同，在他多年的創作中貫穿始終。

今年又有一首卑南族老歌〈Sling Sling〉被他挖出。「Sling Sling」是銅鈴和銀飾碰撞的聲音，卑南族的傳統服飾充滿裝飾，腰和腳踝都要綁上鈴鐺。胡德夫說：「當你回到部落參加年祭，到『palakuwan』（男子會所）去，碰到老朋友們，一下子抱在一起。哇，那地面上、空氣裡面就都是『sling sling』的聲音。」

胡德夫說，為雛妓和礦難受災者寫歌，而不是只唱故鄉、遠方，是讓他在1983年前後被禁唱、禁演的重要原因。「那時候蔣孝武不讓我們唱歌」，他說，他指的是戒嚴期間，蔣家第三代蔣孝武主管廣播電視事務，禁止搞原住民權益的他唱歌、演出；而他參與錄製的著名民歌〈美麗島〉，又與黨外運動有連想而被禁。

當年的解決方法很新奇。「他不讓我們唱，我們就把鋼琴放到大卡車上，車子邊開邊唱，那警察來了就追不上我們。」胡德夫說。幾十年後，這個場景被中國鳳凰網的大製作紀錄片《未央歌》「實景還原」，片中胡德夫就坐在卡車上彈著琴，唱著〈橄欖樹〉，但影片在網路上播映時，成千上萬的中國網民對這場景的安排不明所以，有些尷尬。

被禁唱沒幾年，他主導的原權會就陷入瓶頸，他的財政、健康、家庭狀況通通出現危機，逼得他自顧不暇，只好在1988年退回台東，投靠80歲的老母親。「11歲以後第一次回鄉，這麼狼狽。」到十多年前終於走出人生困境，他唱環境變遷、森林被砍，唱外省老兵的境遇，唱詩歌中的禪意，但人們最愛聽的還是那幾首講故鄉和人生的老歌。將他譽為「台灣民謠之父」的中國媒體，最愛寫的還是〈太平洋的風〉，講他如何流浪在外，思念家鄉。

他還有一首寫了很多年的歌，叫〈最後的獵人〉，暗指布農族獵人王光祿因為狩獵而險些被監禁的故事。2013年，王光祿因為年邁的母親想吃肉而獵捕山羌卻被捕，引發輿論對原住民狩獵權的激烈辯論。

胡德夫也狩獵，卑南族用槍和夾子，獵捕飛鼠、山豬，「我們狩獵是按照季節的，不會趕盡殺絕，而且原住民狩獵，一個人能扛多少東西下來？能吃多少？」歌中，他寫獵人在激流與亂世間，在懸崖邊奔走，只是為了腦海裡飛躍的土地，不是為了那幾斤肉。但這樣的歌，若不提前交代背景，又真能被大眾聽懂嗎？

浪漫化的人與歌

李雙澤在70年代寫下〈美麗島〉，還沒來得及錄製完，李雙澤就意外身亡。為紀念李雙澤，他和共同參與民歌運動的朋友楊祖珺一起完成錄製，在當時戒嚴的年代，這首歌沒有通過審查，又因為黨外人士用這首歌作為《美麗島雜誌》的名字，讓這首歌徹底被禁。

但和楊祖珺積極介入黨外運動不同，胡德夫一直說，他唱的〈美麗島〉是無關政治的。過去十幾年，他在藍綠各式的活動上都唱過〈美麗島〉。他的經紀人郭樹楷說，以前有些「奇怪的標籤」貼在胡德夫身上，但胡德夫本人一直以來就堅持，歌就是歌。他說：「我的美麗島唱的就是美麗的台灣，沒有什麼藍綠的。」

而這歷史上的禁歌到了中國，又獲得一種新的想象。中國自1978年才推行改革開放，而台灣則在1987年解嚴，誕生在1977年的〈美麗島〉生在這兩個歷史轉折點之前，本來不被中國歌迷認知。胡德夫將這首歌帶到中國，人和歌都被賦予了浪漫化的、對台灣的想像。

早在2006年，胡德夫就第一次到中國演出，從第2張專輯開始就在中國發行。中國文化界對這隔海而來的老邁原住民歌手，表現出極大的熱情，連胡德夫自己也是從最初的震驚到近年的慢慢接受。大量的邀約和商業資源向他湧來，他一個月在中國總有兩、三場演出，隨著中國近幾年的民謠音樂熱潮，他更被邀請到網路影音平台、收費廣播平台去拍紀錄片、講語音課。他被稱為「台灣民謠之父」，身上披掛的是中國歌迷對「從未到過的遠方」和「逝去的美好過往」的想像。

他再三堅持無關政治的〈美麗島〉，有時還是無法在需要提前報批歌目的大型演出中演唱。這種狀況在中國歌迷中引起的反效果卻是，凡有開口唱〈美麗島〉的現場，必有歡呼。中國主持人、記者白岩松為胡德夫的第一本書寫序，說到多年前的一場聚會，他放起胡德夫的〈匆匆〉，「人生啊就像一條路，一會兒西一會兒東，匆匆，匆匆」，舉座淚眼朦朧。胡德夫的歌也被屢屢用作文章標題，中國記者柴靜寫過〈最最遙遠的路〉，作家韓寒也寫過〈太平洋的風〉。

歌有不同議題，胡德夫記得自己曾告訴一個海南島的歌迷：「一個沒有見過太平洋的人，也可以聽懂〈太平洋的風〉。」可若是不理解原住民脈絡的人，聽到他為原住民所寫的歌，是否只能在審美上喜歡呢？他曾經不要求太多，「畢竟一首歌還有很多部分，旋律、節奏……。」但這幾年，他的想法開始變了。

我要讓年輕人聽懂民歌

現在的胡德夫會說：「要唱有益處的歌，只聽優美的旋律是不夠的。」這是年歲使然，他68歲了，見到同齡的老友一個個逝去，覺得「有些事情該說了」。他要化解不被理解的尷尬，不想再放任別人來講自己的故事，尤其是那些與原住民有關的，藏在歌聲背後的故事。

胡德夫認為，不管是歷史傳承還是市場，都需要他懷舊。（攝影／林佑恩）

仍然熱絡的中國市場與他的態度互相迎合，他口述每首歌背後的社會故事，經紀人郭樹楷幫他記錄成書，第一本叫《我們都是趕路人》，第二本叫《時光迴游》。他把那些原住民雞奴、煤礦的原住民受害者，還有1999年921大地震中被困的賽德克族故事，都講出來，想讓人聽到。他也要讓這些故事回到台灣，給兩本書做繁體的合訂本。

郭樹楷也一直推著胡德夫這樣做。「他以前不太說這些故事，但我常常鼓勵他，你就當做是長老在部落裡，必須要傳承你的文化給下一代，以前你們只能靠口述，現在因為有了文字，可以把歷史記錄下來。」

胡德夫認老，他說自己聽不懂這一代的歌曲，嘻哈、流行，「大眾娛樂」、「情情愛愛」、「開開心心」。而他能做的，也願意為自己而做的，就是把他熟悉的時代講出來。因為〈美麗島〉，他和李雙澤的名字始終綁在一起，走到哪裡，民歌運動都是他顯著的標記。他很擔憂台灣民歌的未來，也因此把自己的講述視為一種「民歌精神的傳承」。

「我的歌講的，就是那個時代的台灣年輕人，怎樣為了更好的生活去努力。民歌的精神就是這樣，你看美國的民歌復興的時候，都是在為工人，為受苦的人在唱。」

而如果聽者對民歌，對他原住民的音樂脈絡理解得太淺，有偏差，「那是我們做得還不夠，還要一直唱，一直講。」懷舊是主旨，至於新作品，胡德夫總是慢慢地磨。

在原權會時期認識他的好友、戲劇家鍾喬說，民歌運動結束後，胡德夫的新作品的確變少了。「我們有時候會跟他講，他實在很『難產』。」但鍾喬又覺得，這也許跟胡德夫的原住民身份有關，「原住民對祖先、土地、傳承有個儀式性的需求，所以才唱歌。」

他希望胡德夫繼續為原住民創作。「我下一次見到他一定要跟他講」，鍾喬說，「要他為湯英伸寫歌，因為湯英伸是最典型的族群歧視下的犧牲者。」1987年去世的鄒族青年湯英伸，在遭到漢人僱主欺壓和剝削後，殺人投獄，19歲被槍決，成為台灣最年輕的死刑犯。鍾喬眼中的胡德夫，仍然是「原住民最美麗的稻穗」。

新書、新專輯出版，胡德夫有大量的演講要做，飛到廣州、南京、北京，馬不停蹄。採訪當天他剛見完醫生，健康狀況很好，相信真的能去成南極。可是為什麼要大費周章跑到南極，再通過網路直播向這邊的人說故事？市場的需要，他接受。

飛完一圈，他還是要回台東。4年前，他帶著妻子回到台東老家定居，不忙的時候，可以維持一星期工作一兩天的狀態。而接下來，無疑是他忙的時候。他也盤算有一天不再飛來飛去，要在部落買地開墾。哪一年？他說不準。

68歲了，胡德夫坐在淡水河畔，對面就是紅毛城，往上走一段山路，就是當年他這個不會說國語的原住民小孩孤身求學的淡江中學。唱了一輩子，從原住民小孩到原住民歌手，他覺得不斷講述，終究會被理解。

「你生涯最好的時刻是什麼時候？」記者問。

他想也沒想，笑著答：「現在。」
